

【读鉴小说轩】

五代十國

堪比三国的壮烈活剧现场

『相见欢』：数梁唐晋汉周，乱兜鳌。戳地刺天横扫，闹神州。山水转，冷眼看，一叶秋。满目残阳沥血，钓孤舟。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模糊岁月」。梁、唐、晋、汉、周，五家次第更迭，纵贯五十余年，加之十国分立周遭，让大唐盛世后的历史舞台不再寂寞，展演出一幕幕极为诡异的壮烈活剧，其乱之噪噪切切，堪比东周、三国。城头大王旗，走马灯一般变幻着。浓云垂沉的天空下，酝酿了何等的诡诈？蟒袍玉带间、腥风血雨处，留给后世怎样的呻吟……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宋福聚 著

读鉴
小说轩

华夏历史小说书目

(部分)

(以人物活动时间为序)

大夏帝国	(待出)	秦始皇	35.00元	万寿公主	(待出)	皇太极	(待出)
成汤灭夏	(待出)	李斯	35.00元	后唐庄宗	(待出)	南明王朝	(待出)
殷商帝国	(待出)	华阳公主	(待出)	五代十国	35.00元	崇祯皇帝	(待出)
武王伐纣	(待出)	项羽	(即出)	后周大帝	(待出)	吴三桂	(待出)
西周王朝	(待出)	韩信	(待出)	后周世宗	35.00元	孝庄皇后	(待出)
春秋五霸	35.00元	汉文帝	(待出)	辽太祖	(待出)	年羹尧	(待出)
战国七雄	(待出)	汉武帝	35.00元	契丹王朝	(待出)	嘉庆皇帝	(待出)
大秦帝国	37.00元	霍去病	35.00元	宋太祖	(待出)	白莲英豪	(待出)
赵氏孤儿	(待出)	王莽	(即出)	萧太后	(待出)	杨秀清	(待出)
商鞅	(待出)	汉光武帝	37.00元	宋太宗	35.00元	李秀成	(待出)
孙臆	(待出)	班超	35.00元	西夏天王	(待出)	韦昌辉	(待出)
勾践	(待出)	司马天下	(待出)	苏东坡	(即出)	石达开	32.00元
豫让与聂政	(待出)	东晋帝国	35.00元	金太祖	(待出)	甲午战争	(待出)
赵武灵王	(待出)	大燕帝国	(待出)	大金帝国	(待出)		
张仪	32.00元	北魏孝文帝	(待出)	忽必烈	(即出)		
孟尝君	(待出)	隋炀帝	(待出)	文天祥	(待出)		
苏秦	32.00元	大隋国母	35.00元	明太祖	35.00元		
信陵君	(待出)	唐太宗	(待出)	明成祖	35.00元		
		武则天	(即出)	于谦	(待出)		
		太平公主	35.00元	唐伯虎	(待出)		
		上官婉儿	(待出)	严嵩	(待出)		
		安乐公主	(待出)	万历皇帝	(待出)		
		唐明皇	(待出)	魏忠贤	(待出)		
		唐宪宗	(待出)	努尔哈赤	35.00元		
		黄巢	(待出)	袁崇焕	(待出)		

国内规模浩大的历史小说系列，仍在开发中
假以时日，将是中国通史小说版

华夏社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

@华夏出版社

ISBN 978-7-5080-9073-3



9 787508 090733 >

定价：35.00元

项目策划：高 苏
责任编辑：高 苏
装帧设计：宋海江

「读鉴小说轩」

五代十國

堪比三国的壮烈活剧现场

『相见欢』：数梁唐晋汉周，乱兜整。戳地刺天横扫，闹神州。山水转，冷眼看，一叶秋。满目残阳沥血，钓孤舟。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模糊岁月」。

梁、唐、晋、汉、周，五次次第更迭，纵贯百年，加之十国分立周遭，

让大唐盛世后的历史舞台不再寂寞，

展演出一幕幕极为诡异的壮烈活剧，

其乱之噪噪切切，堪比东周、三国。

城头大玉旗，走马灯一般变幻着。

浓云垂沉的天空下，酝酿了何等
的诡诈？

蟒袍玉带间，腥风血雨处，

留给后世怎样的呻吟……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宋福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代十国/宋福聚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

(读鉴小说轩)

ISBN 978-7-5080-9073-3

I. ①五…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5636号

五代十国

作 者 宋福聚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7千字

定 价 35.00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www.hxph.com.cn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663331(转)

目 录

- 前 记 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1
- 第 一 章 平叛又激新叛乱 沙陀南下埋隐患 3
- 第 二 章 闯京师意外识黄巢 举义旗引出大魔头 14
- 第 三 章 逞英雄朱温误打误撞 献贺礼克用惹火烧身 26
- 第 四 章 死里逃生扯起造反旗 黑云压城血战雁门关 38
- 第 五 章 药儿岭沙陀遭大难 福州城黄巢初得手 49
- 第 六 章 受排挤历尽艰险 得英才宏图大展 56
- 第 七 章 冲天豪气透长安 格局变乱战钱塘 67
- 第 八 章 错谋划黄巢败亡 出狂言晋王遇险 78
- 第 九 章 三垂岗上百年歌 潞州城下血成河 90
- 第一〇章 痛遭反间存孝遇害 怜惜美人淮南动荡 102
- 第一一章 战徐州吴国建国 攻董昌钱缪立业 114
- 第一二章 进长安朱温挟天子 受血诏晋王再出征 131
- 第一三章 失幽州晋军腹背受困 逞淫威梁王翻云覆雨 144

- 第一四章 朱温称帝大唐寿终 潞州交兵谢瞳倒霉 155
- 第一五章 李克用临终遗恨 大太保危局平乱 166
- 第一六章 初战大胜存勳显神威 造孽多端后梁斗犹酣 177
- 第一七章 征幽燕战契丹完遗愿 攻濮阳据黄河乘势起 186
- 第一八章 宠优伶庄宗命丧乱箭 争皇位朝堂内忧外患 200
- 第一九章 儿皇帝引发朝代更迭 唐后主导致江南变乱 209
- 第二〇章 顺时势陈桥兵变 叹兴亡一统江山 220

前 记 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最近几年,无论小说、历史读物还是荧屏、剧院,人们看惯了太多的汉唐、三国,对那些历史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各色人物津津乐道。然而,有一段更为精彩的历史往事,却为大多数人所忽视。这段历史的惊心动魄、生死交错和冲天豪气,堪称历代铁血英雄的集中展示,其精彩程度确实可谓超过了三国。

这就是五代十国。

五代是指唐朝灭亡后、宋朝建立前,在中原地区先后存在的五个政权:朱温建立的后梁、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郭威建立的后周。在历史上,这五个短命小朝廷都被视为正统,历史年表上也在唐后宋前单列“五代”一栏。十国是指杨行密建立的吴、李昪建立的南唐、钱镠建立的吴越、王建建立的前蜀、孟知祥建立的后蜀、马殷建立的楚、高季兴建立的荆南、刘彧建立的南汉、王审知建立的闽、刘崇在今天山西一带建立的北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实质意义上的五代十国,应该从王仙芝、黄巢起义末期算起,一般是自880年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唐朝名存实亡为开始,到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为止,前后延续了百余年。若从五代第一个政权建立算起,则是七十二年,以其存在的时间长短而言,和三国时期大抵相当,但这一时期政权的繁杂混乱程度、斗争过程的曲折残酷、历史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和智慧,与三国时期相较,则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代十国同样处在中国历史的大分裂时期,它与三国时期的确有着不少相近之处:两者起源都来自于农民大起义;都战胜对手稳固地盘都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文武人才。三国时期的刘备、曹操、孙权和诸葛亮、周瑜、吕布等人,已经是家喻户晓;而五代十国时期的朱温、李克用和谢瞳、王彦周等人物顺势而出,他们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不过,和三国的格局不同,五代十国时期,后梁皇帝朱温所驾驭的人才,多数出自黄巢起义军旧部,其他四个朝廷中的杰出人物,则几乎全都是

李克用的旧部。朱温所任用的人才以山东人为主，李克用的部下则以山西、河北人居多。武将之中以十三太保李存孝最为著名，在民间传说中他与李元霸、罗成等英雄齐名；文官之中则以四朝宰相冯道最引人注目，其忠奸难辨、明哲保身的的能力，几乎成为中国官场文化中经久不衰的话题。

五代十国最精彩的部分，当属五代初期的梁晋争霸和后期的后周致力于统一的一系列征战。梁王朱温和晋王李克用为灭唐与复唐、独霸中原与平分天下，展开了历时二十年的争霸战争，堪称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事。在这期间展现出的英雄气概，令人扼腕、惊叹。

后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君主，先后向南讨伐南唐，统一淮河两岸，兼并江北十四州；向西讨伐后蜀，收复汉中四州；向北讨伐契丹。后周，形成五代第二个人才辈出的大时期，奠定了赵匡胤建立北宋的人才格局与政治方略，其意义与影响，可谓深远。

总之，五代十国是个大混乱、大破坏的时期，以至于前人把五代称为“五季”，也就是时代末日之意。但同时，这个时期又是走向安定统一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崭新时代降生前的阵痛，它为中国历史下一个阶段奠定了基础，使中国历史从此彻底结束了大规模的无序和混乱，宋、明、清等一个个繁荣盛世先后登场。当然，这个时期所展现出来的无数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人和事，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琢磨。

本书正是以生动的文笔，讲述了这样一个战火纷飞而精神光芒四射的时代，使读者在了解这段不容遗忘的历史之余，又能得到些许借鉴和思考。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华夏出版社策划编辑高苏先生的帮助，同时也得到北京汉岳文化发展公司杨春玲、王成君和张玉英等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1年1月17日于寓所

第一章 平叛又激新叛乱 沙陀南下埋隐患

枯黄的落叶随着秋风不住打旋，忽高忽低，簌簌有声。掐指算来，大唐帝国已经磕磕绊绊走过二百多个春花冬雪，所有贞观、开元的盛世，武则天称帝的美梦，以及安史之乱的刀光剑影，都已烟消尘封。时光车轮沉重地碾轧到了唐懿宗当朝的咸通年间的门槛上，大唐江山正沉浸在无边的风雨飘摇之中。865年的初秋，秋雨潇潇阴霾漫天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暴不期然地悄悄袭来，一段惨烈的时光不动声色地登上历史舞台。

而当时并没有人会想到，导致王朝倾覆的巨大变乱，是由一个在唐懿宗看来不过是个小小的疏漏所引发。

六年前，南诏国国王去世，他的儿子世隆继承王位。由于世隆正好犯了李世民和李隆基的名讳，唐懿宗便下诏要世隆立刻改名，否则就不承认他的国王地位。而唐懿宗并没想到，如今的唐朝已经不能和李世民、李隆基时候相提并论。如今内有宦官当政，外有藩镇割据，朝廷只能调动有限的兵马，圣旨大多并非皇上本人的意思，皇帝的权势早就被大多数有实力的人所轻视，山高皇帝远的南诏国，更是满腹这样的心思。接到要求自己改名的诏书后，世隆不但没有遵命，更是借题发挥，宣布不再向唐朝称臣，要自己当皇帝，定国号为大理，并率军攻占了大唐在南方的重镇交趾。

尽管南诏地处偏远，但大唐毕竟还没倒架子，面子总是要遮掩照顾一下。于是，朝廷紧急征调徐州兵驻守桂林，抗击南诏。然而，在藩镇割据的大背景下，朝廷发号施令也变得小心翼翼，调兵之前许诺徐州的这些兵将们说，此次出征，三年后即可返回家乡，朝廷绝不失信。不料，国衰兵弱，战斗力大不如前，一直对抗到第六年时，南诏国仍没有被彻底制服，而徐州兵已经忍无可忍。他们不知道，如今朝廷征调军队相当困难，好容易逮住他们这帮冤大头，岂能轻易让他们回去？至于当初的许诺，也不过是随便说说，哄劝他们罢了。面对遥遥无期的厮杀、寂寞、

孤单，还有愤懑，这群汉子终于忍耐不下去了，他们在粮料判官庞勋的带领下，扯旗造反，既然朝廷言而无信不准许我们回去，那我们就杀回去！有道是“树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沿途之上，衣食无着的贫苦百姓纷纷加入，队伍迅速扩大到十多万人。数月间，徐州、寿州相继失陷，江淮一带顿时陷入血与火的战乱。

唐懿宗对此十分震惊，立刻四处颁发诏书，要各地藩镇发兵勤王，共同平乱，并任命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各路兵马督招讨，集结军队于宋州。而各藩镇眼见天下即将大乱，更加倾向于保存实力，不约而同地装聋作哑，各自看守起自己的地盘，只要庞勋不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也就乐得相安无事。不过让唐懿宗略感欣慰的是，北方胡人部落却表现得很积极，沙陀、吐谷浑和鞑靼等部族的头领听说皇上要招兵平叛，立刻率领各自的人马南下，中原地带顿时涌现出一队队装束怪异、凶狠异常的奇特大军。

这些北方部族中，兵力最为强大的，当数沙陀部落，共出动有剽悍骑兵五千多人。他们在头领朱邪赤心的率领下，从蔚州出发，直奔宋州与康承训会合。康承训见来的这帮人马装束奇异，头上缠着狐尾巾，脖子上挂着一串串野兽牙齿做的项链，还有的干脆把野兽的头骨挂在胸前，他们个个赤裸着右肩，肩上扛着弯月状的胡刀，腰间扎一张羊皮，或者披头散发，或者光头像个头陀，也更显得凶恶狰狞，从气势上先是比中原军队强悍许多。康承训立刻感觉心里踏实不少，忙客气地对朱邪赤心以礼相待，请他担当先锋。

庞勋的先头部队驻扎在徐州外围的柳子镇，由大将姚周率四万义军镇守。康承训观察过地形后，发觉柳子镇地处平原，城墙低矮，而姚周正指挥部队和当地百姓急着加固城墙，准备迎接大战，这是一个迅速决战的好机会。康承训立刻下战书，表示三天后要在柳子镇决一死战，如果叛军有胆量，就不要推辞。而姚周其实对守得住这个小城很没把握，也想马上见个分晓，当下立刻答应。

第三天一大早，两军列阵，康承训一马当先，左边是招讨副使王晏全，右侧是沙陀部的大头领朱邪赤心，其余大将簇拥在身后，显得威风凛凛，格外有气势。而相对于官军，姚周这边就寒酸许多，兵士们多半是盔甲不整，更多的则是像个农夫。还没有交战，胜败气象已经明显一边倒。但不管怎样，事到临头，还是要拼上一拼的。姚周回身看看众人，大声吆喝：“哪位将军愿意去立头功？”

身后一员叫孙喜的小将猛地窜出，一边叫嚷着：“我来会会这帮狗官军！”一

边挥动长枪冲到两军阵前。对方一个叫薛尤的将官闻声出动，两人战在一处。孙喜虽然年龄小，但臂力很大，没几个照面，薛尤就处于下风，几次险些被孙喜给刺下马来。康承训正要想办法换人，就听身边有个略显稚嫩的声音响起：“薛将军歇息一下，我来帮你！”伴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员小将冲了上去。康承训吃惊地望去，见这个小将也就将近二十岁的样子，身披一件银白色的锁子甲，骑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四个马蹄部位的毛呈雪白色，分明是罕见的西域踏雪胭脂马。他手里挥舞着一杆闪闪发亮的长戟，有着超越他这个年龄的威猛。更让康承训吃惊的是，这个小将一只眼睛塌陷成了黑窟窿，只有一只眼睛闪闪发亮，闪烁着骇人的凶光。这个明显特征让康承训一下记起来，这不正是朱邪赤心的大儿子朱邪克用吗？

只见朱邪克用也不多废话，上前拦住孙喜就是一阵连戳带打，手法很快，力道极狠，几乎是一招就要致敌于非命。孙喜或许从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打法，顿时手忙脚乱，没两个回合，就被长戟横扫到肩膀上，手中的武器略一停滞，朱邪克用已是一戟刺进他的心窝，孙喜“扑通”掉下马背。

义军方面见状大惊，忙让武艺更为精通的大将倪焕上阵。倪焕虽然勇猛，但也仅仅和朱邪克用战了十多个回合，就被朱邪克用瞅准一个破绽，一戟戳于马下，然后迅即上前再补上一下。

看到连损两员大将，姚周沉不住气了，慌忙挥动令旗，指挥人马仓皇撤回城内。官军趁机掩杀，一直扑到城墙下才住脚，不但擒杀了许多兵丁，也夺取了不少刀枪铠甲。

仓皇退回柳子镇的城中，天色也渐渐昏暗下来，不知不觉已是薄暮时分了。姚周召集众人商议说：“本以为李唐的天下奄奄一息，我们摧枯拉朽，很快就能大获全胜。不料他们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势力！看来，只能坚守镇子等待救援了。轻举妄动只怕随时都可能被吃掉。”大将孟敬文却有些担心地说：“我们兵少，柳子镇城墙矮小，容易攻破，加上敌人粮草充足，人强马壮，只怕坚守下去，于我们不利呀！”顿一顿看看大家的满面愁容，忙补充说，“要是想坚守待援，也得把城防布置坚固些才有可能。”

大家都觉得这话有道理。姚周立刻命令下去，让士兵在附近山林砍伐树木，夯土筑墙，唯恐人手不够，就把城中的男女老幼也一起征调使用。果然是人多力

量大，加之柳子镇本身也小，用了四天工夫，一座两丈多高的城墙就修筑起来。姚周又指挥着在城的四角建造几座木塔，既可以登高瞭望，又可随时观察敌情，并把剩余的木料做成弓箭，准备死守。

看到柳子镇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康承训把主要将领召集到一起，愁眉苦脸地说：“诸位，本以为柳子镇不过弹丸之地，不用费多大劲就可拿下。没想到贼兵中还能有人，几天就把城防加固成这样！你们看，如今的柳子镇不但难以攀登，里边塔楼林立，每个塔楼之间还有木头走廊可以来回行走，相互增添兵力，如此一来，攻城的难度就很大了呀！唉，倘若在这等小城功败垂成，岂不叫人笑话？”

见主帅这样，大家也都觉得有些棘手。朱邪克用见众人低头不说话，一个眼睛转动着四下看看，忽然高声说：“其实也没什么嘛！他们的塔楼、走廊全是原木搭建而成，就连城墙也是木头加固再用土夯实。火能克木，一把火烧掉不就完了嘛！”

这话立刻提醒了大家，众人直冲这个相貌有些怪异的年轻人点头。可是康承训最终还是摇了摇头：“这个法子昨日就曾想过。唉，如今是深秋季节，前几天刚刚下过透雨，我到树林里看过，木桩内外都非常潮湿，故意点火都点不着，指望几支火箭射过去，恐怕无济于事呀！”

这话倒也是实情，大家立刻又垂头丧气下来。

“元帅不必担心。”坐在朱邪克用旁边的朱邪赤心沉吟着慢慢说，“在下也观察过了，连日秋雨以致树木潮湿不假，但近几日却是晴好，秋风很大，贼兵搭建塔楼的木材，极容易被风吹干，城内的情况，和元帅在树林里看到的木桩，其实情形大不一样了。叫在下看，只需要等一个有风的日子，用火攻必然会得手！”

“对呀！树林里的木头和搭建成岗楼的木头，肯定不一样嘛！”朱邪赤心的话提醒了大家，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康承训一扫脸上的阴霾，双眸闪光地点头说：“不是将军提醒，险些贻误了战机。好，传令各队做好准备，多弄些硫硝火箭，明天风起时，火攻破敌！”

也是上天照应，第二天黄昏时分，北风忽然大作，附近的树林如同波涛汹涌，铺天盖地的吼声摄人心魄。在瑟瑟寒风中，康承训和各路大将一个个喜形于色，迅速集结队伍，围拢到城下。

“朱邪赤心将军率领一万兵马，等城北大火烧起后，立刻从东西两侧杀进

城中！”

“朱邪克用将军，你和令弟朱邪克宁率五千骑兵，埋伏于柳子镇东南侧，等贼兵败退后从这里出逃时，立刻迎头截击，杀他个断子绝孙！”

由于兴奋，康承训的话铿锵有力。朱邪父子齐声答应，接受命令。其余将领们忽然意识到，在眼下大小战事中，北方的胡人部族兵力，似乎已经成了主角。不过这也没办法，汉人军队要么被藩镇所控制，拥兵自重只顾保地盘，要么被贼兵所争取，实在无人可用哪！许多人内心深处有种本能的预感，这样下去，天下大乱恐怕还在后头。只是会乱到何种程度，会怎么样乱，谁也说不清楚。

傍晚时分，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寒气直浸皮肉到达骨髓。柳子镇中的义军裹紧身上的单衣，正分头做饭，忽听城外锣鼓大作，号角划破天边的余霞。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成千上万的箭镞冒着火苗，从四面八方飞射进来。火箭如蝗虫一般，迅速扎满了塔楼、走廊以及城墙的立柱。这些被连日风干的木头，片刻工夫就被点燃，整个柳子镇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义军立刻大乱，一部分人忙着找水救火，一部分人则操起家伙防备敌军攻打城池。姚周知道镇子无论如何是守不住了，赶忙组织众人从南门撤退，企图突围出去寻找大部队。而城中的情形，早在康承训的掌握之中，他一马当先，带领本部五万多士卒从正面猛烈进攻。混乱中已经没有人守城，官兵没费多大劲便冲杀进去。而此刻姚周已经带领残余兵力冲出南门，向东南方向败退。然而没走出多远，忽听前方一片骚乱，伴着鼓角声响起，朱邪克用如同猛虎一般，沙陀骑兵漫山遍野地冲杀过来。他们的装束和那不要命的架势，把姚周他们吓了一大跳，没有接战已经感到心虚不已。

不容有别的考虑，朱邪兄弟已经冲到跟前，他们身后的沙陀兵好像嗜血恶魔，弯月状的胡刀在昏暗中闪电般上下飞舞，惨叫声此起彼伏，义军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姚周很快被朱邪克用盯上，他大喝一声，上前一戟刺在姚周肩膀上，姚周拧着眉头还没来得及抵挡，朱邪克宁从另一侧窜出来，一刀砍在姚周的胳膊上，姚周手中的兵器应声而落。朱邪兄弟刀戟并举，转眼间姚周成了一摊肉泥。义军队伍中的其他兵将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去，经过小半个时辰的打斗，大部分义军便缺头少胳膊地成了一堆烂肉，场面血腥至极，惨不忍睹。而沙陀兵将们却似乎习以为常，哈哈大笑继续追逐逃窜的少数义军人马。

这场战斗速战速决，干净利落。柳子镇几乎化成一片废墟，镇中的男女老幼

十有八九死于非命。当康承训视察战场，见到朱邪兄弟大胜的场面时，禁不住一阵反胃，差点呕吐出来。这帮胡人真够狠的，倘若哪天他们想造大唐江山的反，只怕比庞勋之流更可怕呀！虽然闪过这个念头，但眼下能指望上的兵力，也只有他们，康承训也只得夸奖朱邪父子一番，命令他们作为先锋，立刻率领沙陀兵马直逼徐州叛军老巢，他自己则同大部队随后跟进。

等回到朝廷后，一定得把胡人的情况向陛下好好禀奏，加紧提防北边的这股可怕势力。行军路上，康承训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另外，困扰康承训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朝廷划拨的军饷迟迟没有下来，眼看着坐吃山空，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下，军队却面临着挨饿的危险。不行，得赶紧上奏折催上一催，不然功败垂成，太可惜啦！康承训忧心忡忡地长叹一口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刻朝廷中正酝酿着一场针对自己的大阴谋。

如同前代一样，唐懿宗如今最信任的人不是文武大臣，而是身边的各类太监。和他的父辈们想法一样，他觉得，人都是有私心的，无论指望哪个大臣，心里都不够踏实。而太监似乎是个特例，他们没有儿女家室，真正是赤条条无牵挂，最大程度地做到了一心为皇家效劳。正因如此，他也和父辈们一样，把太监们作为了贴心人。如今他最信任的是大太监田令孜。田令孜年岁五十上下，为人圆滑，各种点子极多，每每在自己跟前出个主意，总能合乎自己的心意。唐懿宗任命他为侍中，总管朝廷内外的事务，田令孜似乎也表现得任劳任怨，非常乐意承担重任，忙里忙外不辞辛劳。唐懿宗并不知道，不知不觉中，田令孜这个外表恭顺忠心的老太监，已经逐渐取代了自己，朝廷大权慢慢攥到了他的手中。诸如官员的升迁、朝廷财政的支配，乃至军队的调动等大权，都由田令孜一手掌握，皇上不过是个传声筒而已。各级官员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但凡有表示孝敬之心的宝物，总是先献给田令孜，有多余的才想起给皇上。朝廷征收的赋税，则几乎成了田令孜的私家财产，他可以随意挥霍或者调拨。但田令孜却对此仍不满足，总在寻找机会打击不给自己面子的官员，总在想办法往怀里捞钱，多多益善。这次平息庞勋叛乱，田令孜就借机发了一笔横财，他把朝廷供应给前线的粮饷截留大半，据为己有。依他想来，军队在外作战，不可能饿肚子。哪里都有百姓，他们手中有刀有枪，随便抢上一抢，还能吃不饱肚子？除非是一群傻瓜！可是当康承训十万

火急递交给皇上的奏折到了他手里，田令孜感到事态有些严重了。

这个康承训，真他奶奶的死脑筋！田令孜把奏折狠狠摔在地上，平日里在朝中处处跟老夫作对，如今领兵在外，还想找老夫的碴儿，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他应该知道军饷不到位是怎么回事嘛，上什么奏折？分明是跟老夫过不去。哼，那就别怪老夫手狠了！

不过，让田令孜有些措手不及的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前方接连有捷报传来。康承训率领大军，已经拿下徐州城，叛军首领庞勋被迫退到梁城，已是苟延残喘。康承训认为士兵连续作战，已经疲惫不堪，就驻扎在徐州休整，一边也等待军饷的划拨到位。唐懿宗接到战报，当然格外高兴，召集群臣举行盛大宴席，美美庆贺了一番。席间不断有大臣敬酒，等宴会结束时，唐懿宗已经有些醉意了，在一片道贺声中，他大声说：“朕承蒙祖上恩德，定要以此为契机，中兴朝纲，整顿吏治。康承训在奏折上提到，粮饷迟迟没有到位。朝廷明明已经调拨过去，何人胆敢克扣？明日一定要查清楚！”

大家当然能猜测出这个胆敢克扣军饷的人是谁，于是一起唯唯地含糊答应着，赶忙接着敬酒转移话题，然后相继告辞，唯恐言多必失出什么差错。

看到大臣们告退散开，身边没了什么人，田令孜忽然灵机一动，扶起醉眼朦胧的唐懿宗，一边给他擦拭嘴角的残羹，一边低声细语地说：“恭喜皇上。皇上洪福齐天，消灭些许叛军，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唐懿宗点点头，有些含糊不清地吹嘘：“那是自然。不过，也多亏了康承训他们尽力呀！”

“明君之下必有能臣。”田令孜连连点头，语气格外谦恭，“将士效忠皇上，那是他们的本分。不过……”田令孜忽然眉头一皱，显得有些忧虑，“陛下想过没有，福祸相倚，很多时候都是灭一小祸而兴一大害呀！”

“哦？”唐懿宗一愣，斜眼看看田令孜。

“老奴一片忠心，斗胆说出实话，还望陛下恕罪。”田令孜忙一拱手，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陛下您想，为什么叛贼要把徐州作为老巢呢？因为徐州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好。进可以夺取中原，退可以称雄一方。加上那里地肥水美，物产丰富，是个宝地呀！而如今康承训攻占徐州之后，竟然一个多月按兵不动，没有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叛匪，陛下不觉得很奇怪吗？”

唐懿宗一愣，坐直了身子，认真地看着田令孜：“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在奏折里已经提到，一来要休整军马，再者粮草不继。朕正要让田公公严查是哪个胆大妄为之徒克扣了军饷呢！”

见皇上对自己并没起疑心，田令孜放心一笑：“克扣军饷的妄为之徒当然要查，包在老奴身上，请陛下放心。不过，康承训按兵不动，其中还大有文章呢！”见唐懿宗眼光发直地望着自己，田令孜做出推心置腹的样子，“康承训久在朝中，常常听他发牢骚说，空有满腹的文韬武略却得不到赏识。如今他率领朝廷全部精锐兵马，又来到用兵的绝佳地方，他岂能不起心思？”

唐懿宗一脸疑惑：“你是说……？”

田令孜重重一点头：“陛下圣明。自古腐木不可为柱，卑人不可为主。康承训手握重兵有恃无恐，定然有盘踞一方之意。陛下一定要提早做准备，有备无患，免得将来平一叛贼又生一叛贼，后悔莫及。凡事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总是没错的。”

唐懿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的也是……”田令孜则扭过脸去偷偷笑了，接下来的事情，对他来说，已经很好处理了。

果然，有了这次铺垫，效果很快显现出来。田令孜知道，唐懿宗的心是相当脆弱的，他已经被藩镇割据和接踵而至的变乱给吓怕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平平安安地把皇上的位子坐到死，只要对他这一心愿有威胁的，他都会十分放在心上。第二天，唐懿宗就颁下诏书，免去康承训的招讨使职务，让他返回朝廷继续原先的职责。同时令朱邪赤心担任元帅，统领各路人马，立刻彻底消灭叛军。在唐懿宗看来，朱邪赤心是异族，在中原很难站住脚跟，任用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对于克扣粮饷的人员，田令孜也很容易找到替罪羊。装模作样地追查一通，他告诉唐懿宗，问题出在粮草转运使葛遇贤头上。葛遇贤利用职务便利，瞒报数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由于田令孜早已安排好许多证人，大家众口一词，说的有鼻子有眼，唐懿宗当然深信不疑，立刻委托田令孜，一定要严惩不贷！

朱邪赤心父子接到皇上诏书，立刻全体出动，向庞勋的残余兵力冲杀过去。庞勋他们抵挡不住，只得连续后退，最后被逼到涣水岸边，只剩下两千多将士，他们连夜寻找船只，企图过河到南方去寻找落脚地盘。接到探子打探来的消息后，朱邪赤心建功心切，不给庞勋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选拔三千精锐骑兵，乘着夜

色，掩杀到涣水岸边。庞勋再无退路，只能作最后挣扎。经过两个多时辰惊心动魄的搏杀，义军全部阵亡，庞勋也被七零八落地砍成了几块。等到第二天查看阵地时，望着暗红色的河滩和脚下到处散弃的尸体，大家才倍感昨夜战斗的惨烈。

涣水河边这场惨烈大战，具有决定性意义。得知头领庞勋已经战死，义军群龙无首，散布在山东和江淮一带的小股义军很快或散或降，震惊了大半个国土的动乱，就此被平息下去。消息传到长安，唐懿宗大喜过望，痛快淋漓地召集了几场盛大宴会以示祝贺，同时颁布诏书，要大赏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时，朱邪赤心父子功劳当数第一，受到皇上的召见，当面赐他们父子改为国姓，并赐给朱邪赤心一个名字叫国昌。于是，朱邪赤心父子便改名换姓，从内到外彻底一新。朱邪赤心改为李国昌，他的长子改为李克用，次子改作李克宁，老三叫做李克修，老四叫李克恭，老五叫李克让。唐懿宗加封李国昌为徐州观察使，统领徐州、濠州和宿州等地的兵马。从实力上讲，这也就成为东南一带最强大的藩镇。

不过，就在李国昌欢天喜地接受了官爵，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差错。或许是风俗习惯不同，或者是不了解朝廷内部的实际情形。李国昌忙于整顿随行部下，忙于收拾行装，却单单没有去田令孜府上拜会，更没有孝敬什么战利品。这让田令孜很丢面子，心里格外不舒服。既然你不懂规矩，当然要吃些暗亏，不然，大家都学着你，我怎么办？田令孜恨恨地一咬牙，趁李国昌还没离开京城，赶忙悄悄进殿，对唐懿宗说：“陛下万不可做‘驱走一狼，迎来一虎’的事情啊！前者是庞勋叛贼据守徐州，弄成了大气候，以致陛下忧心了一年多。后来康承训占据徐州之后，又有不测之心，幸亏陛下未雨绸缪，没形成大害。如今李国昌父子又要到徐州成为藩镇，他们胡人性格凶狠，根本没什么忠义的念头，一旦盘踞在那里，比起庞勋和康承训来，只怕更难以对付啊！”见唐懿宗凝神细思，田令孜知道奏效了，接着说，“老奴得到最新消息，近来塞北各部族变乱频繁，戍边兵将难以抵挡。老奴保举李国昌担任大同节度使，镇守边庭，为朝廷再立新功。如此一来，李国昌官阶既没有降低，又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还能为朝廷解决许多烦忧，何乐而不为呀！”

唐懿宗眼睛一亮，连连点头：“这倒是个好主意。”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中，李国昌从统领三州兵马改作到大同去守边。不过李国昌并没多想，他觉得北边是自己的老家，去那里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在中